

依据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必读书目编写

◆ 名家解读中外文学名著书系 ◆

主 编 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红 楼 梦

全新解读

陆玉才 编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名家解读中外文学名著书系

主 编 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红楼梦》全新解读

陆玉才 编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陆玉才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全新解读 / 陆玉才编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 3

(名家解读中外文学名著书系/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主编)
ISBN 978-7-5517-0392-5

I. ①红… II. ①陆…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270 号

出 版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 - 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室)

传真: 024 - 83680180 (市场部) 83680265 (社务室)

E-mail: neuph@neupress.com

http: //www. neupress. com

印 刷 者: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13

字 数: 181 千字

出版时间: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组稿编辑: 郭爱民

责任编辑: 潘佳宁

封面设计: 刘江旸

责任校对: 叶 子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0392-5

定 价: 25.00 元

花季正宜读好书

——《名家解读中外文学名著书系》总序

读书是一件愉快的事儿，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去读。东晋的陶渊明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书》）南宋的胡仔在谈到读书时也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苕溪渔隐丛话》）因此，林语堂先生把读书列为娱乐范畴。他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消受这一乐趣的人所羡慕。他认为，读书不能首先树立一个什么崇高的目标，然后才硬着头皮去读，那样一切乐趣会完全失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读书还是有正当需求的，这与乐趣并不矛盾。现在不少青少年似乎没有享受到读书的乐趣，他们往往把读书当成了苦差事。这当然有一个过程，读书是可由苦而乐的。

读书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存阅读，一类是性情阅读。现在，生存阅读类的实用书很多，如应试、推销等的图书充斥书店。而不为功利或淡化功利色彩、属于性情阅读类的图书则较少。最近，教育部建议的中学生课外读物就基本属于性情阅读类图书。这些图书与应试教育的教辅读物大不相同。学生阅读这些名著不像读教辅读物那样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以求立竿见影地提高考试成绩；但是通过阅读大

量中外文学名著，可以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并会陶冶情操，领悟做人的道理，对其一生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必读书与一般的性情阅读类图书又略有不同。它不是提倡青少年随意消遣式阅读，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去阅读。开始时，虽然没有急功近利的目的，但读后却大有裨益。

要使读书真正成为一件乐事，就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去读。教育部建议的中学生课外读物，固然都是当读之书；但是选取的面还不够宽，某些书的内容也不免有些沉重。为此，我们遴选并编辑了这套《名家解读中外文学名著书系》，除了包括教育部建议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目，又适当扩充，共30本。这样就为青少年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提供了更大的余地。青少年选择有趣的书去读，就会读出兴趣来。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培养出自己的读书兴趣。兴趣渐浓，逐渐成“瘾”；一俟上“瘾”，即会变成自觉行动，不再当作苦差事。对此，鲁迅先生曾作妙喻，他说读书如打牌，“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读书的，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到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赌徒了，这在赌徒之中也算下品。”（《鲁迅全集》第3卷第439页）

古今学者以愉悦为读书的基本标准，是一种诚实

的态度。一本书，无论专家说它怎么好、如何重要，如果读后不能令我们愉悦，我们就不愿意读下去。不去读它，又怎能产生共鸣，获得知识和享受呢？特别是文学作品，其本身并无实用。只有读过，才能陶冶性情，使生活更加充实。因此，读书也是一种交流。书籍只有通过读者交流，才能产生价值。

据调查，现在青少年离世界文学名著越来越远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业负担过重，出于功利目的，学生一般都拒绝与考试无关的阅读；二是现代文化多元化，学生往往选择电视、网络等轻松的方式作为课余的休闲；三是有些名著年代久远，因缺乏必要的解读，致使学生不易读懂。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在编写丛书时，要求作者至少做到“五化”，即将名著深层化、外展化、立体化、时代化和生活化。

——将名著深层化。要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归纳作品的主题。本着形象大于思想的原则，从形象入手，分析作品的多重主题。既阐述作者的主观意图，又揭示作品的客观意义。

——将名著外展化。不要就作品论作品，而应适当地说开去。例如：有的名著，可写其创作的缘起故事；有的写读者的接受过程，或介绍某一名著对读者性格形成及其成长的影响等；有的可写不同读者对名著的不同感受，等等。

——将名著立体化。本“书系”对文学名著的展示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从时间上横贯古今，而且在地域上沟通中外。为此，我们一

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读者以形象感；二是着重对人物的个性分析，使人物形象化。

——将名著时代化。所谓时代化，主要指将名著作当代转化与深加工，挖掘其在今天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本“书系”要求既要说深说透，又要恰到好处，避免牵强附会地去寻找作品的所谓现实意义。

——将名著生活化。对名著的阐释要尽量贴近我们的生活，使读者感到名著就在身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在评述作品的影响时，顺便指出从名著引出的成语和典故等；但是将名著生活化，并不等于将其庸俗化、琐碎化，而是要做到既有趣味，又有意义。

我们的愿望是好的，但要实现这些愿望并非易事。“暨乎成篇，半折心始”。因此，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同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勤学苦岁晚，读书趁年华。值此第20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祝愿中学生朋友在花季里，迎着朝阳，沐浴春风，愉快地读书，让自己的青春大放光彩！

《名家解读中外文学名著书系》编委会

2014年3月

上篇 引言：一部无与伦比的中国古典小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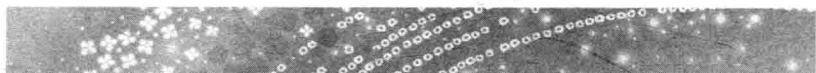
一、历久不衰的当今显学	3
(一)《红楼梦》究竟是写谁家的事	4
(二)南北何处大观园	7
(三)你知道曹雪芹的年寿吗	10
(四)曹雪芹故居京郊地点诸说	13
(五)伟大作家的知音和合作者	15
(六)《红楼梦》出版小史	18
(七)《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曲折	21
二、书中一等重要人物的现代透视	24
(一)由“富贵闲人”到撒手尘世——贾宝玉	24
(二)没有爱情生活，就没有她的存在——林黛玉	33
(三)你是拥林派，还是拥薛派？——薛宝钗	43
(四)全书不可或缺的人物——王熙凤	50
三、深刻、丰富而又耐人寻味的多重主题	61
(一)为了不使自己“可敬”的女子泯灭而写	61
(二)流露出两性关系上的新观念	64
(三)由惋惜之情写出“子孙不肖，后继无人”	65
(四)“百科全书式”的客观效果	69
四、独步千古、超迈前人的艺术成就	72
(一)“不敢稍加穿凿”	72
(二)众多而又细腻	75
(三)严谨阔大、从容自然	78
(四)明畅、纯熟，富于表现力	81
五、异彩纷呈的红楼文化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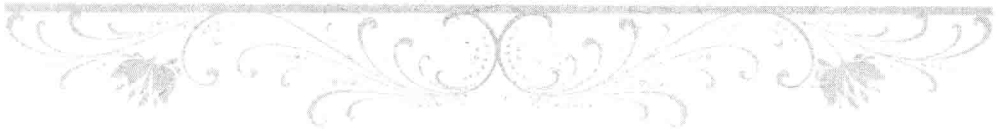
(一) 戏曲与影视	84
(二) 风 俗	87
(三) 饮食、医药	96
(四) 俗 谚	103
六、附 录	107

下篇 精彩片段解读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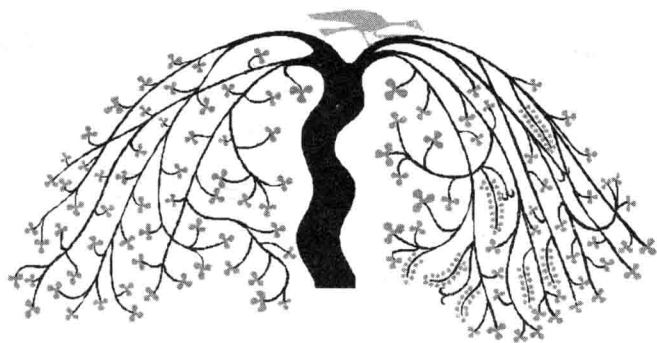
黛玉入府(见第三回)	121
刘嬷嬷进府(见第六回)	131
秦氏丧仪(见第十三回、第十四回)	142
协理宁府(见第十四回)	148
宝玉挨打(见第三十三回)	156
探春理家(见第五十五回、五十六回)	165
晴雯屈死(见第七十七回)	179
黛玉离魂(见第九十八回)	189





上篇

引言：一部无与伦比 的中国古典小说



一、历久不衰的当今显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乃至外国人，没有不知道曹雪芹这个名字，对《红楼梦》（本名《石头记》）一无所知的。不少人曾经并还在饶有兴味地揣摩曹氏其人，苦苦思索《红楼梦》其作。《红楼梦》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名著，曹雪芹是当之无愧的一流作家。就海内外一般的读者和青年来说，自从成功的配角邓婕在多集电视连续剧里显露“粉面含春威不露”的迷人风采，闻名遐迩的影星刘晓庆所饰凤姐的同名电影接踵问世之后，更增加了对《红楼梦》巨著的兴趣，激发了进一步了解大艺术家曹雪芹的欲望。似乎走进金碧辉煌的红学之宫大门的人日益增多。

可是，对“红学”究竟作何解释，它该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青年朋友不知能否作出满意的回答。我猜想，至少有一部分青年会脱口而出：“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并可能进一步解释说，它反正要围绕《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等加以解读、阐释和研究。其实，这样来解释“红学”，既嫌笼统，又显偏颇。真正的或曰“正宗”的，尤其是本来意义上的“红学”，并不是这么回事。

确切地说，本来意义上的红学应该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书是写谁家的事。这在现代创作术语上大体相当于“素材”，在我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是“本事”。南北朝时广为流传的，由唐代文人改定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辞》的本事，原是一位花姓，或宋姓，或某某姓的女子代父从军的实事；唐代传奇名篇《崔莺莺传》，本事是作者元稹自己的婚恋故事；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本事是写



“明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红学本来的含义既然为《红楼梦》探寻本事，那么从事红学研究就要牵涉某家某人，当然也可以包括曹家和曹家的人，进而就要考辨作者的家世，再涉及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人和书的遭遇，版本的变幻迷离，等等。当然，从红学的滥觞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脂砚斋对《石头记》的初评始，距今250多年，红学的范畴是大为拓展了，但是我们仍不应该忽略它的本义和主体，尤其要洗净“左”的思想在头脑中粘附的污垢，不能一提“本事”的考证便以为是红学研究的异端，殊不知这“异端”恰恰是红学的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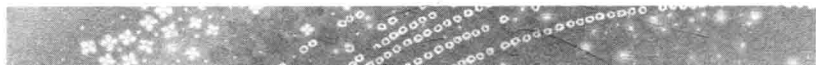
据今人考，“红学”一词最早出自清嘉庆、道光年间江苏人朱昌鼎（字子美）之口，从中可知，“红学”当时是就“经学”而言，朱说：“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划三曲也”。“红”字的右上部加上“一划三曲”即是繁体字的“经”字。有人说，红学发展至今有了“内学”“外学”之说，研究作品本身是“内学”，研究家世生平等是“外学”，这明白地说出了红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尽管这种划分并非科学。其实红学研究中，内外应相辅相成，因此有的专家不大赞成把研究曹雪芹看成是“外学”。

笔者首先将向青年朋友献上一组短文，展示“红学之谜”，即偏重在《红楼梦》的本事上介绍红学界长时期研讨的问题，意在像鲁迅所说“知人论世”，帮助读者品味伟大作品的深蕴。

由于“丰于文而啬于人”的缘故，恰在《红楼梦》本事和作者的家世等方面，原始资料太少，谜团颇多。但我想，学术界竞相解读之谜，也是青年朋友们急切探寻之谜。谜者非迷，谜有谜趣，或许我们会在寻求谜底中获益匪浅。

（一）《红楼梦》究竟是写谁家的事

大约六十开外，人称“长在红旗下”的成年人读者，都会在记忆中留下这样深浅不一的印痕：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宣扬历





史唯心主义，主张的是“自叙传”说，他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自家的事，贾宝玉即曹雪芹，贾政即曹頔。为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国内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中年以上读者记忆中的印痕就是那时留下的。

时隔50多年，拿今天的眼光看，究竟胡适的话对不对，是否有可取的价值？我们的回答是：前一句大体不错，后两句则不能苟同。曹雪芹在这部大书中，以个人由荣华到零落的半生经历为素材，通过创作主体的折光，观照了封建家族乃至整个社会日趋明显的颓势，这是小说的极其伟大之处；但大观园中的宝玉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曹雪芹自己，贾府中的贾政也并非曹之叔父或父亲曹頔。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构筑的艺术世界中的男男女女，不应是真实生活中你、我、他等实有的人，而倒是作家主体情感对象化的产物，客观现实生活已浓烈地融合了作家的意志、情感和个性。若其不然，小说的作者便无须高明，小说本身也肯定不会有多大思想和审美的价值了。

认识《红楼梦》写曹家的事并非易事，因为《红楼梦》的“本事”曾经是红学中混沌未开的谜中之首，并且这个谜底至今尚不能说已明明白白地解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道出了这一认识的曲折过程：“《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虽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这一“先”一“后”的中间则大有波澜在。原来我国传下一个习惯，小说问世，读者首先要问书中是写谁家之事。就像中国神话，人们总是把它们当成有根据的历史一样。当初，《红楼梦》刚同社会见面，有人即指曹家为“本事”：“曹子雪芹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时隔若干年，到胡适那时，并且延续至今，红学诸家又一致确认《红楼梦》的本事为曹家。中间若干年的种种说法竞相迭出，概算也不下五六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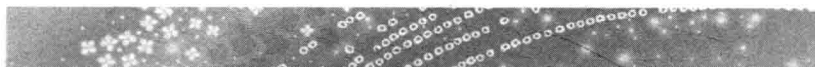
比如明珠（清康熙兵部、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结党营私曾被革职，后立功复职）家事说、和珅（清乾隆末年大学士，



曾弄权渎职，后革职下狱，赐死）家事说、傅恒（清乾隆时大学士，曾征缅甸、剿准噶尔积功）家事说、张勇（原明副将顺治时降清，积功官至太傅兼太子太师，封一等侯）家事说、清顺治帝与董鄂妃家事说等。上述诸说中有的出自地位极高者之口，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谓，高庙阅而言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高庙，即乾隆皇帝。尤为有趣的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者极尽比附之能事，把小说中的人物说成是影射现实中的某个人或某种机关、某种职务：贾政是伪朝之吏部，贾赦是伪朝之刑部，贾琏是伪朝之户部，林黛玉影射朱彝尊（因绛珠仙子的“珠”与“朱”同音），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因“王”为柱子偏旁之省，“国”的俗写中间有“王”，故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相连），刘姥姥两个外孙女，青儿是一捆韭菜，板儿是一个铜板，小说中谁借给谁一笔银子，就说历史上某大官名人借过一笔银子……，这一系列猜笨谜，穿凿附会，不一而足。难怪胡适一扫红学旧说，经考证确认曹是“自叙”本家之事，而暴得新红学派的大名！

指出《红楼梦》所写的是曹家事又并非一件小事，这对认识和评价伟大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关系颇大。曹雪芹写了自己亲历的真人真事，这为打破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历来的传统手法、写法，提供了客观基础。若作者因袭旧法，像大书开篇所说“假出男女二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一味弄老套子，却不“套”真切的生活样子，那又何谈什么艺术的高超、不朽、打破旧法，又该多么令人生厌。鲁迅高度评价曹雪芹的创造，“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能够把自己的和自家的事公布于众，无情地加以解剖，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真实，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和难能可贵啊！有创作对象的独特性和创作主体的独特感受，才促成了伟大作品的独树一帜，顶天立地于世。

然而我们切勿以为在探寻《红楼梦》的“本事”上已经万事





大吉，如今除一部不朽之作（尚且只有原作者完整的八十回，后四十回则应另作处理、评价）流传于世的实证外，其余证据均十分有限（即使有新的发现，而确凿核实的也无多，有的说法行世于一时，如通县张家湾曹落墓石之说，也很快被人遗弃），对作家的了解仍属无多，更多的细节诸如曹雪芹的生卒年、家居的确切地点、晚年的踪迹身影等，尚属语焉不详，还处于“红学之谜”的朦胧状态。如对曹氏祖籍的说法，先有辽阳说，似乎几成定论；但近年丰润说也有依据，祖籍铁岭说又方兴未艾，大有取代旧说之势。这多么需要有志于此者，投入热情和毅力啊！

（二）南北何处大观园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和那些聪明伶俐的青年女子一处活动的环境，是与世“隔绝”的大观园。这座约三里半地的偌大园子，绝不是作者的凭空想象、恣意杜撰而来！

我相信，许多青年朋友都曾去过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进京后又都少不了利用余暇游览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你可曾到过北京西城“后三海”一带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遗址吗？这一个去处正与我们要说的又一红学之谜——《红楼梦》描绘的地点问题，有割不断的瓜葛。

说到《红楼梦》的描写地点，或小说中大观园环境以真实生活中何地为原型，这要追溯到红学产生之初，因为“推测地点”是红学最早的表现之一。

几乎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一个江南骚坛领袖袁枚（1716—1797）首先说：“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余之随园也。”接着，有一个名叫富察明义的“汉军”亦随声附和。这样，最初一段时间以讹传讹，许多人觉得大观园环境中的“风月繁华之盛”，只有像曹雪芹先人江宁（今南京）织造任上的地点才会有，并且还以书中所写翠竹、湘帘等



用物作为南地的内证。

关于《红楼梦》地点的这一说产生最早，但殊不知始作俑者袁枚其人，向来善于欺世盗名，他的许多话都是靠不住的。袁之弟子梅冲作《诗佛歌》，以袁为“诗佛”，谓“一心之外无他师”，袁在《随园诗话》中引此以自鸣得意，犹商之牟利，袁以此牟名，他曾夸耀自家“随园”之胜和“姬妾之艳”，而亲见者证实，其随园只是离市区数里、“沽酒买菜至为不便”的偏僻之地，并“诸姬妾亦仅中人姿，且语言亦粗俗”。因此，先前随声附和的明义不久在另一场合便改口说：“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一“或”（听人说）字便降了调。袁的后人袁翔甫翻刻《随园诗话》时因“吾祖谰言”而删掉“吾之随园”等句。有人甚至骂袁脸皮太厚，此后尽管有人如胡适时而说“大观园本无其地”，时而说《红楼梦》的地点在南京，已没有多少人看重了。

清末民初以来，新旧红学家们更多地主张“地点在北京”一说；但不相信小说环境会以哪一具体府、园为原型，认为贾府和大观园只能是作家观察了南北方的几十上百处大府院、大苑囿后的艺术概括，“大观园”不过是借景组合的典型化的产物。坚持这种说法的直至今今天仍大有人在。就艺术典型的创造规律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即潜心治红的周汝昌先生却另有一番眼光：大观园与普通小说、戏曲中的“后花园”不相类似，《红楼梦》的地点有所实指，且很具体，曹雪芹当时写的园子是有模型在胸的。

周先生的这一说靠得住吗？笔者以为，至少他推考此题的思路很难驳倒。周摘引了《红楼梦》中若干富于说服力的内证（人物活动的方位）和丰富的外证（二百年内口碑、文学资料），采用由大到小的范围缩聚法，把“焦点”落到了北京西城前海西街17号这块地面。他能够根据小说第三回的描写，在恭王府遗址中画出与黛玉入贾府相似的精确路线，在恭王府后面的萃锦园找到酷似大观园景观的特征：“有专植卉草者，类蘅芜院；有梵寺，类